

說部叢書
第三集第十九編



紅鴛鴦豐潔

下冊

上海商務
印書館
印行



商 務 印 書 行

偵探
小說

(二)
(備)
(案)

一册 二角半

秘魯愛國會中。有一戕仇之預報物。其名曰備。辯
倫及仇廉白二人。皆先收到一備而後。殺。有某
小說家。及某偵探。百計調查。未得真。該黨匿
名書發現。其事乃白。罪人亦入獄自。謂詭怪。
文筆明顯。

偵探
小說

(香)
(囊)
(記)

一
角

叙述一法人某。因犯案。使捕國事犯。以潛入
國事犯家。獲一香囊。見其眷屬。詭。心良不
忍。遂慨然釋之。自投主教伏罪。乃國。眷屬。
亦自行投到。并陳述法人某之義。主。之後。
并與其眷屬之妹。得諧伉儷。兒女英雄。足稱雙絕。

元 (350)

中華民國九年六月初版

(紅鴛艷牒 二一册)

(每部定價大洋伍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譯者 陳大悲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昌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分館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龍江
濟南 太原 開封 洛陽 西安 漢口
杭州 蘭谿 安慶 蕪湖 南昌
長沙 常德 成都 重慶 瀘縣 福州
廣州 潮州 香港 桂林 梧州 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加坡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紅鴛豔牒卷下

第六章

是日天氣晴朗。微風徐來。姑娘的裙腳。爲風所吹。翩翩作蝴蝶飛。田間鮮艷奪目的紅罌粟花。向着那煦煖的陽光。點頭稱賞。姑娘此時伸出一隻手來。與第茨莫列斯握手行禮。他二人同立樹蔭之下。這一邊是高塔。那一邊是古堡。你着我。我看你。脈脈含情。殷殷吐意。真是一幅極美麗自然的行樂圖。畢竟還是傑桂林不好意思。羞答答的縮回了手。說道。我此番再也料不到將軍此番回來。指引着這許多鎗彈礮子。直向我這所破屋中射來的。第茨莫列斯面上頓露出之種侷促不安的樣子來。低頭咬唇。納悶半晌。方勉強答道。我早知道不該如此魯失的。但是姑娘也得原諒我也。叫做無可如何。並不是我故意要這

般幹的。而且我在上面的時節。時時刻刻掛念着姑娘。只願姑娘已經覓得一個千穩萬妥的藏身之地。躲避起來。論理呢。姑娘曾經救過我的性命。如今我這樣的報答姑娘。也很不合報施的道理。傑桂林不待他詞畢。即將足尖在地。上用力一蹬。伸出一隻纖手來。牽住了莫列斯的衣袖說道。不用再講了。我說的是笑話。誰指望你要認真的。老實說罷。我非但不能怨你。而且也沒有受甚麼驚慌。我也並沒有躲避。我在那邊樓窗上。望着你在天上飛呢。芾茨莫列斯聞言失色道。阿呀。你當真嗎。我說。……姑娘發恨道。你須明白這一層。萬一法蘭西國家必須將我這所房屋化成齏粉時。我也是甘心犧牲的。我法蘭西祖國無論要我甚麼。我都願意犧牲。芾茨莫列斯道。我也很知道你是甘心爲祖國犧牲一切所有的。我敢說一句。我從有生以來。從沒見過一個女子。像你姑娘這樣富於血性的。我昨天也曾向少佐說過。不錯。這回兒倒提醒了我了。我還

沒見過少佐。報告我所探得的軍情呢。咱們等一回兒再見罷。可笑我昨天也是這樣的匆匆忙忙的告辭而去。想不到今日又要向姑娘暫時的告別了。傑桂林聽罷。粲然一笑道。隨我來。我引你見少佐去。我本來想要到那邊去探望一家人家。可憐他們今日早晨。遭了火災。如今不知怎麼樣了。說着。用手向戰濠那方指了一指。第茨莫列斯道。這真叫做無妄之災。那一家人家也總算不幸極了。咱們該怎麼樣去周濟周濟他們纔好。姑娘搖頭道。這個不妨等一回兒再商量。你且幹你的正經事兒去。說罷。仍向走出來的那扇門邊走去。第茨莫列斯向那管飛機的技師打了一個招呼。也便隨了姑娘走來。這時候。這位少年軍人心窩兒裏。不知甚麼似的。他看姑娘的舉止行動。處處足以動人憐惜。頓覺心旌搖搖。不由自主起來。原來姑娘剛纔在草地上。用腳尖這般一蹬。其中大有神通。大有感應力。不但是蹬倒了幾根野草。而且這位少年將軍心

坎兒上也好像很很的蹬着了一腳尖。脈搏的速度。頓時加增了數倍。眼簾之內。宛然看見昨日在那一髮千鈞之時。姑娘舉起雙腕。轉動那飛機的翼子。那種情景。覺得姑娘一身之上。除了這一個實缺的美字之外。還得加上一個虛銜的勇字。這般美而且勇的女子。真可算得是天仙化人。生平從沒見過一個凡胎肉體的人。可以比得他上的。所以他那方寸之中。自從昨日起。直到如今。只有一個他。對於這一個他。又是感激。又是羨慕。又是欽佩。直欽佩到五體投地。確信無疑的。以爲宇宙之中。祇應有一個他。萬萬不許有第二個女子。敢癡心妄想的去比擬著他。他心中諸如此類。一派的胡思亂想。不隄防姑娘忽的掉轉螻首。說起話來。倒把他嚇了一跳。只聽姑娘說道。少佐說你在空中追下去。探聽敵人的去處。你可能告訴我。他們如今究竟退了有多遠了。少年道。我未回來之前。他們已經退了約摸有十個噤囉密達了。而且他們敗退的情形。

非常之狼狽。說着已走到牆邊。第茨莫列斯忙替姑娘開了門。還是讓姑娘在前引路。跨上了階石。走進中堂。只見一個衛兵在餐室門口站着守衛呢。姑娘便向第茨莫列斯說道。將軍請進裏面報告軍情去。我就在這裏等一等兒。回頭和你同去探望那遭殃的人家何如。第茨莫列斯臉上紅了一紅。答道。這可不是好極了嗎。我決不能多耽擱。馬上就出來的。姑娘道。就煩你代問一聲兒。少佐如果要派我去看護傷兵。只消吩咐一聲。我就去。第茨莫列斯點頭答應。向那守衛的噤哩咕嚕的說了幾句話。只見那衛兵推開了門。讓他進屋去了。這裏傑桂林站着等候。心中大樂。眼看着天井裏全是一色的紅藍服裝的健兒。來來往往。忙個不了。那壁廂卻是馬隊在那裏放青。老披雷和小吉恩二人穿花蛺蝶般。在那裏和兵士們搭訕着。這屋子裏呢。又是自己國軍的少佐帶着一班國軍的軍官。在那裏開法蘭西的軍事會議。第茨莫列斯果然安安穩穩。

穩的飛回來了。那人兒說話略覺遲緩些兒。那種憨態。着實可笑。面上卻帶着勇武的態度。有時也似乎有些剛愎的模樣兒。卻並沒有峻刻殘忍意思。想到這裏。定一定神。曲轉雙腕。兩手擦入腋下。打了一個呵欠。伸了一個懶腰。忽然想到前面站的。卻是一個兵士。含羞不迭。再看那兵士也只在二十上下。在那裏望着姑娘嘻嘻的笑呢。傑桂林也便以一笑答之。口中說道。我眼見你攆敵人過去的。是不是。只見那兵士也笑答道。不錯。我是馬倉隊長部下的一名正兵。我們在姑娘窗下經過時。要早知道在樓上觀戰的是你姑娘。我們追敵人還得跑的快些兒呢。我們當兵的人。還怕甚麼呢。姑娘道。你真是個壯士。你在家時也有甚麼意中人沒有。他道。怎麼沒有。我那意中人叫做彌彌。我被徵當兵的時候。他向我哭的怪可憐兒的。姑娘你不信。我給你瞧。說着急忙解開了胸前層層的衣襟。直解到貼身一件褂子。纔見他胸前掛着一個小照片兒。只

見他揚揚得意的指着那照片兒說道。我帶着他殺敵人打勝仗呢。將來得勝凱旋時。我便得先會他去。說到這裏。門鈕響動。他便站了一個筆挺。只見門開處。第茨莫列斯走了出來。含笑說道。這下子我給沒事的人兒一樣了。咱們到那邊去探望那家失火的人去。至於那些傷兵。少佐已經說過。今日並不算多。已經吩咐送往後方醫院中診治去了。傑桂林點着頭。旋轉身來。向第茨莫列斯對面站住出神。原來姑娘剛纔因見了那兵士胸前的小照片兒。一時愛情勃發。不能自禁。如今見面前的第茨莫列斯。將皮盔往後一推。戴上了便帽。益發顯得那小方臉蛋兒。又英武。又俊俏。神氣勃勃。與那衛兵差不多兒。心想咱們國家有這樣的少年英雄在沙場打仗。那有不佔優勝之理。心中雖作如此想。腳步兒卻早已動了。一時穿出天井。直向那小門走來。老披雷見了第茨莫列斯。急忙東一歪西一跛的奔將過來。口中嚷道。恭喜將軍。連忙鞠一個躬。又

說道。小老兒靠將軍的洪福。居然還活在世上。其實我先前心中。那裏還想得。到再能得見將軍呢。爲了那汽油的事。他們將我這老賴子用這般粗的索子。箍了起來。我那小孫兒的小賴子。也是照樣兒的箍了整整的一個週時。我們爺兒倆。時時刻刻。只打算着要回老家去了。我老頭兒本也早該死了。只是那小孩兒。可真是可憐。靠天的福。將軍如今回來得早。還好。總算是我們的造化了。第茨莫列斯聽了這話。便回首向着姑娘一笑。恰巧姑娘也要向他說話。四個瞳兒打了一個照面兒。他覺得姑娘大有哀憐之色。口中解說道。老披雷和小吉恩。被他們捉做抵押品。富萊特立協統押着他們。一來做個質證。二則也是殺雞嚇猴兒。要我們知道他的權威罷咧。第茨莫列斯道。我倒着實的連累了你了。但是這也是免不得的事。不然。咱們今日怎麼會認識呢。傑桂林無意之中。答了一句道。如今你也回來了。我的心也放下來了。說完之後。似乎覺得

這話說的過於親密。不好意思起來。只得打個岔兒。向旁邊站着的那老頭兒說道。披雷。你快去吩咐馬蹇。我要他趕快預備飲食。給少佐和那一班軍爺們吃用。你也不妨在那邊帮他一回兒。告訴他說我立刻就要回來的。蒯莢莫列斯隊長。咱們快走罷。我看過了那婦人之後。就得趕回這邊來呢。言猶未畢。二人已同步向前走出了門。上了田邊那小道兒。不急不忙的走來。只見前面瑪麗珊列斯的屋頂已去。裏面尙是冒出濃濃的烟霧來呢。他倆看得呆了半晌。此時受傷的人。已經被紅十字的救護車送往山岡那邊去了。這裏溝邊就有許多人在那裏掩埋屍骨。田畝之中。罌粟花的紅色。襯着碧綠的野草。益發顯得鮮艷奪目。這位少年軍官的目光。全注在女郎臉上。大有色授魂與之概。只聽他說道。姑娘。請你丟了這隊長的稱呼。再將我這姓上的蒯莢二字抹了去。以後就拿莫列斯相稱何如。因爲我姓的下半節。正與我名字相同。昨日早晨。

我只怕已經將這話告訴過姑娘了。姑娘便順口叫了一聲莫列斯。又凝住秋波說道。這個名兒。在法國也有。在英國也有。我狠喜歡這個名兒。那少年含笑答道。我這名兒在姑娘嘴裏喊出來。格外覺得香豔可愛了。請姑娘再叫我幾聲何如。傑桂林嫣然一笑。連喚了兩個莫列斯。柔聲說道。這名兒在英國人嘴裏喚來。覺得剛強些。在法國人嘴裏喚出來。又似乎覺得美麗些。先生還是愛英武的呢。還是愛美麗的呢。少年答道。最好是英武和美麗合在一起。都是我所愛的。於是兩個閃爍如電的目光。又團團將姑娘的影兒包住。胸中有無限衷腸話。一時全從目光中傳達出來。只見他呵呵大笑道。惟有姑娘纔能當得這英武和美麗兩種的形容詞。我只消將眼睛一閉。就能見姑娘在我面前旋轉那飛機的翼子呢。姑娘臉上頓時又飛起紅來。喚了一聲先生。第茨莫列斯道。這一付情景。我莫列斯一輩子也忘他不了的。前面敵人的鎗彈。猶如雨點

般飛來。一位亭亭玉立的姑娘。站在我飛機面前。抓住了葉板。使勁轉他過來。身臨着極危險的境地。心中卻能從容不迫。真是難得。真是少見的。姑娘道。這不是當面說謊嗎。你那理想也未免太過分了些。你怎麼知得到我心裏不驚慌呢。老實給你說罷。我那時其實驚慌的了不得。你這一猜。就猜錯了。少年道。萬不能猜錯。只是猜不到家就是了。說着。四個眼珠兒又廝鬪起來。二人情怡心適。攜手同行。明明是一片龍爭虎鬪的決死場。頃刻間變成了郎憐卿惜的行樂地。真所謂蒼狗白雲。變幻無窮。大千世界中。無非是如是如是而已。一霎時。二人已走到了目的地。只見瑪麗正在鄰家屋裏哭得和淚人兒一般。訴說被災的情形。原來是一個炸彈從空中飛下來。炸出來的火星。延燒房屋。當火起時。他因一時匆促。只顧帶得兩個孩子。其餘一切所有連房屋及器具。盡已付諸一燼。這位大慈大悲的姑娘聽到十分酸心時。幾乎要陪他滴下眼

淚兒來。第茨莫列斯究竟是軍人性格。最忌是哭。眼睜睜的望着自己心中目中的這個美人。將那痛哭流涕的村婦。抱在懷裏。撫慰勸勉。未免也有些英雄氣短起來。恨不得立起身來就走。好容易等到姑娘說完了話。一同走出門來。向田徑中走去。走了半晌。一言不發。到後來還是莫列斯先開口道。這所在真好風景。我往常理想之中。常願自己能在鄉間置一所別業。將來歸老休養。豈不是件大痛快的事呢。姑娘道。這裏的田地基業。我家世代相傳。已有五百多年。我領你四面去遊覽一回。如莫列斯道。這是我所深願。那有不好之理。像這樣的兩尊古塔。着實有些古風。瞻覽一回。便能使人心醉神迷。想入非非了。姑娘點着頭說道。用過點心之後。我再領你去。我如今要去看看那點心。不知預備得怎麼樣了。莫列斯贊成道。好好。我也要去看看我那伙計和飛機怎麼樣了。說罷。便摘去便帽告別。姑娘也笑答一禮而去。這裏莫列斯目不轉瞬的

望着姑娘。進門之後。隨手將門掩上。自己無事端端的歎了一口氣。便走往那邊去看飛機。不一回兒。老披雷尋了過來。請進去用點心。到得裏面。與衆軍官一齊進食。席間依舊是傑桂林的主席。惟有客席上面。盡已變了自己本國的軍官。姑娘心中自是喜歡不提。單說席散之後。姑娘依舊帶着莫列斯走出了天井。這時候紅藍間色的軍隊。結着伴兒歡呼暢飲。好生熱鬧。他二人穿過天井。便走到西邊那尊古塔之下。那扇小門旁邊。只見門上掛着的那把舊鎖。已經被德國兵檢查時毀壞了。二人推進門後。只見一條窄小石梯。彎彎曲曲。直通至塔頂。塔的內部。是一間一間的小房。從前原本是住人的。如今卻堆積了許多廢物殘器。塔壁間有許多小窟窿。從那窟窿裏透進太陽的光線來。有無數的蜘蛛蟲豸。向着那陽光歡欣跳舞。原來從前戰爭時候。守衛的弓箭手。就從這窟窿裏射出箭去。此時塔內寂靜無聲。二人的足步聲。格外覺得響亮。第

茨莫列斯帶走帶說道。咱們倒好像是走到烟囪裏面來了。只消將這裏的地板和塔頂取去。豈不就成了一個大大的烟囪呢。這不是我今天早晨指引咱們軍隊射擊的方向嗎。你可知道他們德國偵探。在比利時時。是怎麼樣指引他們的軍隊的。他們竟將禮拜堂的塔頂。燒起火來。白晝顯烟。黑夜發光。做他們射擊的目標。你不知道咱們這一次戰爭。射擊術益發的比前進步多了。只要用算術推算出一個角度來。槍礮子彈。依這角度射擊出去。所以萬一射擊時。尋不到那真正的目標。只要有一件東西。比那真正的目標。略為高些的東西。也可拿來作爲目標。姑娘問道。那麼那高的東西。不就狠危險了嗎。第茨莫列斯道。還說甚麼危險呢。要知道戰爭的事。原非兒戲可比。要說到危險。那一件事不是危險的呢。說話時。已走到了樓板上。擡起頭來。就是塔頂。此處除了東一堆西一堆的破爛器具之外。空空如也。一無所有。壁間隙縫中。吐出太

陽光線。五顏六色。倒也艷麗可愛。第茨莫列斯道。有趣。姑娘走乏了。何不就在這裏坐一回兒。說着就拖過一把破損的太史椅來。吹去了塵土。讓姑娘坐了。自己卻找了一個破箱子。翻了過來。也陪姑娘坐了。姑娘說道。這個所在。我倒不覺的乏。我也不知來了多少回數了。小時候差不多整天的在這樓上玩耍。天天如此。不會厭的。第茨莫列斯便問。姑娘整天的在這樓上幹些什麼事呢。姑娘笑道。做夢呢。我那時時常設身處地。把自己當是一個公主。像我祖宗一般。在戰國時代。小諸侯你侵我伐。我這村堡。適當其衝。敵軍攻入境來。我便帶了許多親信的武士。避進塔來。我親自督率衆將。拚死抵禦。奔來奔去。勉勵衆將。須各忠心報主。他們便奮力射擊。敵人退避不迭。有時敵軍來勢過猛。竟致奪我村堡。攻我雙塔。我那時呼籲無門。驚慌已極。及今想起。尙覺驚魂未定。說到這裏。頓了一頓。秋波微動。笑着說道。我這理想中的許多將軍們。果然忠武。